

续明纪事本末

續編
洪武書傳

續明紀事本末卷之五

左兵之叛

江都倪在田甫輯

崇禎十七年春三月封左良玉平賊將軍寧南伯許功成世鎮武昌使給事中左懋第督之且詢其狀良玉字峴山臨清人少孤貧從軍遼左犯法當斬得免爲侍郎侯恂卒總兵官尤世盛薦之轉戰松山塔山皆大捷遂爲總兵官首尾僅一歲良玉旣受命疏言十六年八月臣復武昌十月使吳學禮復袁州再遣馬進忠援之及萍鄉十二月復萬載醴陵長沙湘潭湘陰戮賊黨尹民興等別使馬士秀入湖南復岳州臨湘十七年正月復監利石首公安遣盧光祖上隨州棗陽惠登相攻均州房縣合毛文顯復惠安時張獻忠窺成都李自成陷陝晉良玉以其間定湖南北規復承天諸郡分屯官軍湘楚稍寧俄莊烈帝崩良玉縗素朝夕哭臨夏四月福王監國於南京遂卽位良玉部競曰今茲大事宜出我公南中立君以坐詔我不可請卽其未定爭之良玉痛哭曰世守武昌先帝旨也帝甫棄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天下事以自便也南中立君我自以西陲効力有踰此一步者良玉以死誓盡出所藏金銀綵物賜諸將曰皆先帝賜良玉何

心獨有之乎良玉哭諸將皆哭馬士秀憤然曰繼至今有不奉令欲東者吾擊之以巨
艦置炮斷江路衆乃定當良玉出所藏其子夢庚有吝色良玉太息言左氏不得世有
此軍矣及宏光帝詔至良玉不卽拜監紀盧鼎爭之何騰蛟急往說挾一劍行曰茲大
事脫不從當死之至則良玉跪拜已如禮袁繼咸知良玉軍無正人馳書言福王序當
立宜共人朝良玉不行繼咸入造膝密陳良玉無他志其部多降寇非孝子順孫陛下
新立天下人心未定臣請急返九江許之尋以封四鎮推恩進良玉侯詔書至楚良玉
賀表亦至良玉起行伍轉戰十餘歲同時角賊者多沒惟良玉存春秋閱兵武昌山建
一幟周麾一呼旌旆皆起山谷爲滿軍法兩人夾馬馳名過隊馬足動地聲如雷鳴聞
十餘里師行不禁殺掠惟令擊賊逃軍降寇爭射之然自朱仙鎮潰精銳已盡後至者
多烏合良玉老且病法令不偏及居武昌諸將日讌樂娼優達旦良玉塊然於一榻有
楊生善醫柳某工談笑皆任信嘗月夜宴僚佐召營伎使行酒少焉顧而咳命以次出
賓客肅然莫敢仰視其嚴重亦類此所將兵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實十萬號
八十萬又號百萬及李自成棄京師遁良玉以其間入荊州德安承天以復園陵功詔

補其餉凡四十萬 六月左良玉使黃澍入朝馬士英固與良玉隙阮大鋮以俟方域
詬之怨及良玉嘗作賊良玉大恨使澍入覘之澍倚勢面劾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聲下
因笏擊之曰願與死士英號而呼曰請陛下視此宏光帝不言良久喻且退澍再疏劾
至於十上宏光帝已入諸奄言使澍還楚而恃何騰蛟袁繼咸諛劑之騰蛟忠擎感良
玉繼咸見重於李邦華邦華殉節其客李猶龍入良玉幕道繼咸善故相結良玉又嘗
疏要典治亂所關請毋以邪言起大獄詔此朕家事昔日之人造言搆隙卿試觀之當
益悲憤然造論者物故幾盡廷臣功罪不與關係其悉赦宥 秋七月黃澍還楚左良
澍玉疏復襄陽諸郡邑起丁魁楚撫之 八月命左良玉兼提督官開濬武昌加左夢
庚惠登相都督僉事先是袁繼咸以九江總督越境撫張光璧楊國棟黃朝宣使不歸
良玉疏請湖廣總督急之任馬士英不聽遽以良玉鎮全楚盡得光璧等軍勢益張繼
咸預書於朝責言左兵不可忽亦不省見前九月命辛文綬鎮荊州王允承鎮岳州尋以
馬進忠代文綬良玉以其平賊將軍印畀夢庚故夢庚挂父印良玉加太子少保 馬
士英使降賊錦衣劉僑訐黃澍削其籍已及朱盛濃再劾之中旨逮澍良玉匿不遣再

下刑部逮之則使其部大譁噪將就食於南京勢窘袁繼咸以米十萬石金十三萬餉之且請免澍罪士英不得已從之及數逮左光允呂大器於其軍皆不至朝議益起
冬十月定左良玉軍斂餉以米七十萬然不能覈戊寅再加良玉太子太傅良玉嘗
疏承德將士屢月無食命急濟之然無所出十一月左良玉疏擊華容石首賊皆大
捷是月劉澤清誣殺總兵官邱磊磊固諸生與良玉皆從軍坐標掠當死磊獨任之良
玉得免及良玉貴以萬金出磊於刑部獄俟恤請以爲山東總兵官與澤清不相能又
掠其貨澤清不能報乃譖諸史可法猝執之白沙溝殺之見前朝廷徇澤清意不能異可
法亦無如何良玉聞之心快甚黃斌卿以良玉難制請郤屯安慶許之

宏光元年春正月左良玉請留何騰蛟撫楚不可乃止時鎮將競撓用人權良玉則否
馬士英畏良玉甚用阮大鋮策大築堡於江上字之曰西防良玉憮然曰今西何防直
防我耳二月左良玉疏薦大僕寺卿王驥材以爲湖廣巡按御史驥辭不許俄李自
成陷襄陽良玉部不能禦御史黃耳鼎疏劾袁繼咸說左良玉援立他宗良玉不之
從實以擣之良玉又嘗不拜監國詔聞之懼疏辨與繼咸無少隙耳鼎受人指宏光帝

喻解之羣小并欲召繼咸入害之宏光帝恃以制良玉言彼地需繼咸又假廷推名害之亦不克見前

三月左良玉聞太子獄抗疏爭之

見前

宏光帝喻爲王之明太子貞者不

失王爵吳三桂史可法事皆訛僞左疏中語

令法司袁訊時語示之而良玉疏已列抄工部

侍郎何楷言鎮臣所疏太子之狀明甚命立斬之曰此豈可流行者是月李自成逼承

天馬進忠不能拒良玉告急命何騰蛟禦之 已酉左良玉舉軍反黃澍旣匿於其軍

忿失職日說良玉清君側其部多降寇思俘掠又畏自成逼爭然之良玉顧其衆行則

散走不可制不許及太子事起良玉亦愧澍陰與左夢庚召馬進忠馬士秀王尤成惠

登相吳學禮張應祥楊國棟徐懋德毛顯文張光璧金聲桓常登徐勇張應元徐育賢

盧光祖盧鼎李國英徐恩盛高進庫胡友聲徐元仁常國安杜應金印啓貴于自成段

鳳翔秦天祿及其他凡三十六營將歃血盟共舉兵反僞延良玉出甫踰闕卽遷其幣

焚府第燒省治屠士人執何騰蛟已下官出其狀請畫諾良玉猶未決一將拂衣起大

言疑事無成必主帥止某等請行良玉從之以討馬士英爲名傳檄遠近略言馬士英

昔冒九死之罪重荷三代之恩當國家多難之日侈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歷數之歸

爲私家攜贈之物本爲復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初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心蘇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攜李會稽妙選之晉日下江南無安夜之枕言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彗之星謂英君實應圖讖含誥命贈蔭之餘無朝政自私仇舊怨而外無功能而乃冰山發焰鱸水興波同已者性侔豺虎行列豬玦如阮大鍼張孫振袁宏勳數十巨惡皆引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職異已者德並蘇黃才侔房杜如劉宗周姜日廣高宏圖數十大賢皆誣爲朋黨以快如虺如蛇之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又况皇嗣幽囚列祖痛怨海內懷忠之人誰不願食其肉敵國嚮風之士咸思操盾其家又檄馬士英蠻獠無知貪狼背義挾異人爲奇貨私嫪毐以種奸欺蝦蟆之不聞恣鹿馬以任意不難屠滅皇宗遂敢戕戮太子效胡濶之訪邇遏旣不使遁於荒野踵錢寧之訊大干又不容斃於深宮羣小羅織比燕啄而已深中陛幽囚視雀探而更慘李沾威拷何殊崔季舒拳毆王鐸喝招有甚朱友恭塞謗豈先帝不足以留種沈其弟又滅其兄將朝廷自有一番人削其臣並翦其主嗚呼安金藏之不作邴定侯之已亡附會成羣敢曰吾君之

子依違欲了咸稱的係他人臨江之當乳虎是可忍也子興之遭毒蠚尙何言哉願偕
義士共討天仇風雲氣奮日月光明塢郿豐盈應有燃臍之禍漸台高擁難逃切舌之
灾父疏劾馬士英八大罪略言臣在行間無不日聞其罪狀太子南來陛下屢發矜慈
士英必欲置死臣前二疏冀其少悟而奸謀益甚今百萬在途敢不正告陛下逆案先
帝手定者士英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之思宗改謚毅宗明示先帝不足思絕
天下臣民之望不容死者一也自逆臣擅柄賣官鬻爵殆無虛日都門乃有職方如狗
都督滿街之諺又若越其杰貪罪遣戍不一年立躋都堂張孫振貪汚綃犯不數日遽
登僕少袁宏勳張道濟假起復以授官楊文驄劉泌王燧趙書辨以狗彘而在位凡此
之類直以千計不容死者二也士英已爲首輔更掌中樞弁髦大祖之制引阮大鋮爲
添設尙書以濟篡逆兩子梟獍各操重兵司馬昭復生於今日不容死者三也中宮選
正士英先擇其尤以充下陳參歌女於阮大鋮家希圖逮御計亂中宮不容死者四也
陛下卽位恭儉仁明士英百計狂惑豔女歌僮損傷聖德每與人語惡則歸君不容死
者五也國家大變宜收人心士英自引阮大鋮睚眦殺人如周鑣雷縵祚爛熳引甚

者借題三案取生平不快者一網打盡不容死者六也九重秘密士英徧布私人皇上
言動無不窺伺又募死士竊伏皇城詭言禁軍以爲廢立由我不容死者七也先帝殉
難皇子幸存前此定王之事傳疑未已况皇太子授受極明士英與阮大鋮一手擎定
抹殺方拱乾弔謀劉宗正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忍使先帝七年已立之儲君
付之牢獄凡有血氣皆思寸磔之不容死者八也疏上遂發武昌舟師自漢口達蘄州
亘綿二百餘里士英大懼 夏四月左良玉至九江袁繼咸方以汪碩畫等救袁州使
郝效忠城守良玉驟至士民雨泣請繼咸入不可會良玉遺之書繼咸往與別語及太
子則大哭出所爲檄邀之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恩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欲救
太子當善圖之請改檄爲疏良玉意動令不攻城駐軍以俟旨繼咸歸其軍檄諸將於
城堙涕泣曰兵諫非正我可同亂乎當共守此郝効忠張世勳已導左兵騷而入大肆
淫掠繼咸將死黃樹白良玉無他志副將李世春勸爲王守仁謀討賊乃往責良玉良
玉病已篤夜見火光左右謂袁兵自燒營良玉罵曰有何袁兵必我兵也因大恨曰吾
負臨侯臨侯繼咸字也嘔血數升疾革召諸將曰吾不能以死報朝廷諸君又不用吾

法故吾至此自念三十年辛苦戮力成就此軍吾歿後出死力以捍封疆上也守一地
以自効次也若散而各走不惟負國且羞吾軍良玉死不瞑目矣諸將皆哭請刑牲盟
後營總兵惠登相當歛橫刀席上言我公百年後有不服副元帥者齒此副元帥謂夢
庚也丁巳良玉卒夢庚自爲留後秘不發喪留軍數日而下陷湖口丁巳陷建德戊午
陷彭澤己未陷東流南京戒嚴以公侯伯分守長安諸城門及內城十三門徵黃得功
劉良佐劉澤清及諸將佐禦之士英等至親拜黃得功於牀下乞速進得功慨然曰某
武人敢辱諸君子爲竭力時東南風甚江浪沸天夢庚兵又肆掠故不卽進士英使阮
大鍼以兵會朱大典巡上江已不入直日坐兵部視書檄夢庚兵在北岸者掠宿松入
望江直趣安慶巡撫張亮不及禦掠皖南者益東沿江焚殺進攻銅陵至於采石已未
黃得功次荻港士英使趣湖口與安慶九江接益督朱大典阮大鍼進 已未黃得功
捷詔獎朱大典阮大鍼黃得功及黃斌卿劉孔昭黃蜚方國安趙民懷鄭鴻達卜從善
張鵬翼銀幣有差乙丑左夢庚陷安慶張亮被執以都督杜宏域叔父在其軍少殺掠

己巳夢庚攻池州知府固守詔暴良玉罪討之馬士英日徵江北軍入援促宏光帝手書召史可法可法方連章告淮北急且言上游之志清君側耳未敢爲君父難北兵至則社稷可虞又遺士英書乞助並不聽宏光帝亦謂左良玉非果反士英指羣臣此皆死黨我君臣可死於清必不可死良玉之手因大呼斬議守北者宏光帝不敢言於是勤王兵四集淮南無或蔽多鐸乘之遂瓦解見前始良玉分諸將地惠登相屯漢陽馬進忠屯荊州盧光祖屯隨州王允成屯岳州武昌興國諸邑皆駐兵貪婪橫暴民不聊生及擁兵反諸城空無人李自成方舟濟遂踞武昌阿濟格吳三桂追之盡略下江北地東逼九江自成黨白旺又攻掠建昌義寧間夢庚大懼議還九江留兵不進癸酉吳三桂効牟文綬方國安兵殺掠赤子何辜構茲屠毒察奕琛擬旨切責謂巧爲左良玉計下之獄五月癸未黃得功大敗左夢庚於坂子磯張捷率百官表賀晉黃得功爵加阮太鍼太子少保進總兵張杰馬得功鄭綵黃蜚級高起潛言左兵東下闖躡其後我擊其前必無慮也蓋猶幸之惠相登者固降寇過天星感良玉恩爲盡力夢庚東下登相以其黑旗軍殿舟行不及岸有紀律中軍前鋒則大亂圍池州不下遺登相書此州殷

實留待後軍登相大訴此不及我作流賊時矣如先帥末命何撤其軍還夢庚坐舟中見黑旗軍郤西去自以輕舟追及之相見大慟動以舊誼登相爲少留卒以夢庚不足事絕江去夢庚無如何與得功戰又屢敗且聞盱眙泗州皆不守多鐸益南阿濟格吳三桂兵又西至袁繼咸因之使反正夢庚不可駐兵東流江中六月阿濟格至九江之北岸馬進忠壘於桑木河遁夢庚及黃澍謀遣書乞降阿濟格許之夢庚遂以張亮及監軍道李猶龍部卒十萬降且使郝效忠給執袁繼咸以獻江西以覆及阿濟格北夢庚以李國英盧光祖從餘爲洪承疇檄攻皖南北或他屯馬進忠盧鼎王允成旋自湖北至岳州復降於何騰蛟左軍遂滅

莊烈帝十七年封左良玉寧南伯世鎮武昌略近羈縻亦未徵叛其有指揮節蓋督戰荆襄澤潞之功厥歸宰相抑或舍勢用機不戰而守宋高裂地碑桑仲之徒唐代苦兵雪承宗之罪損抑國威冀得小乂黃樹構隙版磚作城卽非亮激蘇峻皓憎姜維而狐蜮豺狼聚之一室飛詬哮噬必不轉瞬爲南都計封太子以折誑詞遣使者開說大義委裘誘除投鼠忌在攻心之策也淮南各鎮無過雷池斌卿

諸人水陸左次強起立應我則使然何故而棄淮泗召督師割肉是醫敝屣相類
卒致黃巢之筏竟濟於湘州石弩之軍平行於江北蕪湖瓦裂莫歸先軫之元九
江魚鱗徒積熊耳之甲天生良玉豈非驅除哉猶幸其勢起衆亂非有道成霸先
之略也其謀始黃澍非若王禕錢鳳之譎也其部多烏合非直安都牢之之勇也
其身已驟沒非極司馬昭桓溫之久也假使風伯無靈河池不守焚青溪以直進
斷大桁而已遲則南朝裙屐詎識指揮江左遺黎縱橫荼毒而已矣然而書名書
反曷兼著焉謂夫古今大義天澤難淆少海卽占宗社是議則武穆惟臨安面君
齊桓亦首止是曾豈宜燬武昌破九江入安慶間留都糧燒湖孰之濱風利石頭
之外乎夫論二五之奸痛子姒之隕則罄竹書罪大快人心傳檄抗疏斧鉞梟獍
固也然值陰謀潛煽之時無洞燭觀火之智訖改疏俟命之日卽焚城作賊之人
誰爲戾階招致大梗乃以臨訣數言寬其罪狀乎或曰鬻拳兵諫趙鞅清側原情
立說未減武人然而門卒自別啓犯上之階晉陽列兵非中牟之類乎又云崑山
禍始迫逼困於病慾原始要終身非叛逆故以叔王之閹亦固諒之責人無甚可

矣然而爲法受惡不以叛書董史再作決當笑人況有明鑑史歸獄之詞一轍是
合辯儒亂道曷可用之至如夢庚縛裨小兒私作軍主刲父亂國罔有彝倫厥考
有知亦當痛恨况於猶大狂噦短狐射人君子於此豈惟隴西之嘵焉黃澍外假
正論內包逆圖倡禍亡明罪蹤歆邑登相盧鼎兵律稍嚴張光璧馬進忠頗復驍
翹然畏乎闖賊懼乎滿州觀其後來棄地數奔保寧廣西湖南貴州並墮其手斯
亂種爾方國安金聲桓傾破魯藩毒滅江右左氏一軍信乎亡明之鑠也郎士貴
輩冗闕無聞王允成降一軍哭散暝日之痛愈無及矣李國英盧光祖奮跡疆場
徐勇高進庫礪志鋒鏑而不爲明用明亦不復能用是可嘵也

續明紀事本末卷之六

浙海遺兵

江都倪在田甫輯

洪光元年夏魯王監國於紹興王諱以海高帝十世孫世封兗州避亂止台州府博托入嘉興趨杭州潞王常澇止焉諸臣請王出監國有泣拜者王卒不聽六月及巡撫張秉貞陳洪範開城降王卒誅死於是寧波廣德嘉興杭州湖州皆歿博托營錢塘潮三日不至遂招降紹興府馳書召王職方主事陳函輝以國統再絕謁王勸進辭曰江南尙不守况其他乎函輝言浙東千里勾踐所以霸也王有事於社稷臣願竭股肱之力臨海知縣吳廷猷亦誓守不肯降海門參將吳凱兵亦至因奉王爲監國擢廷猷巡撫以凱爲將軍封開遠伯是夕有星如月從星如流識者知不祥時故九江僉事孫嘉績吏科都給事中熊汝霖諸生鄭道謙分巡道十穎等已起兵復紹興及固安莊敬則沈振東導穎西盡驅錢塘之舟東守者不及知穎遂分其軍一屯浮頭一屯司橋一屯海門一屯七條沙紹興以立博托張存仁等聯巨舟爲筏將絕濟穎使死士陳勝鑿之風潮驟起其筏盡破以杭州難猝攻議分二道一自司橋入自海寧海鹽東通震澤一自潭頭